



挑釁後，記得把話撂清楚！

從《Cloaca》看當代藝術策展手法的不足

文/羅潔尹（高雄市立美術館展覽組組長）



●Cloaca是Wim 模擬人體消化腸道的一組機器。(圖片提供 Wim Delvoye)

前言

1997年5月，位於英國倫敦金斯頓公園(Kensington Gardens)的奢本泰畫廊(Serpentine Gallery)趁著館體整修，在戶外草地舉辦了一場展覽。藝術家Anya Gallaccio利用畫廊外的草皮從事創作，展出《Keep off the Grass》。草地上參差不齊的禿痕就是作品，它們代表了這裡每一件被移走的歷史雕像曾經存在那裡的光榮軌跡。當畫廊門口的售票人員好整以暇地對著不小心踩在那「塊」作品上，但仍一頭霧水詢問他「展品在哪兒？」的筆者說：「Art work? You are just standing on it.」當代藝術的荒謬性在筆者的心中劃過一抹驚訝與難解，只剩尷尬的表情凝固在一霎那的空氣中。該笑嗎？筆者納悶。

這些年來，美術館中展出過不少這類「不能以常理解釋」的作品：它們多半都有著「能言善道」的論述撐腰，以降低觀眾因理解及認知的不同，而可能產生的誤解與衝突。但矛盾的是，一般藝術家又都會希望更強化作品的荒謬感，以營造戲劇化效果，並引起關注。於是，許多創作與展演越來越像一場場時下的「快閃」活動，無所不用其極地引起大眾及同儕對群體怪異行為的注目後，便轉身消失於人群，等待下一次的「作秀」機會。

處於藝術形式不斷推陳出新的年代，美術館當然不能關起門來只談過去，無視於外界如火如荼發展中的「現在」與「未來」，尤其當代藝術早已在此儼然蔚為主流了。但美術館中的觀眾呢？置身於複雜藝術思想與多元展演形式擾攘外的他們，是否會像奢本泰畫廊外一腳踩上展品的筆者一樣，心中感到疑惑、心虛、沒有自信，卻還要故作鎮定，因為不知道到底該給點什麼反應才算正常。

當代藝術展演：一場場神秘又公開的秀

不斷談論著社會議題與報紙頭條，讓淹溺在現代社會問題中的人們，可以暫時充當看熱鬧的旁觀者。藝術創作者也是一般人，但他們將問題或關注的論述突顯出來，用「秀」的方式誇張演出，名之為「與社會對話」。有時他們的表現手法與被稱為灑狗血的劇作家相似，為了強化並誇張作品，必要的時候，便會加入大量刺激的調味料。於是，當代藝術展覽常常變成一場場神秘又公開的秀，不斷撩撥著人們的感官。

英國藝術家Damien Hirst那件被剖成三份，凝結在綠色透明的甲醛溶劑玻璃櫃中的牛體，隱隱發臭。

「不可能！那氣味一定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站在英國皇家藝術畫廊(Royal Academy of Arts)《聳動：來自沙奇畫廊收藏的英國年輕藝術家》(Sensation: Young British Artists from the Saatchi Collection)展場中，被牛體中央器官、肌肉、血管的橫切面所震懾的筆者如此想著。就是那麼整齊、完美、不可思議的縱剖面與橫切面，讓作品產生儀式般的美感，不似凡塵人類可輕易辦到的事，昇華出一種無可言喻的美感。

比起Damien Hirst，今年6月在高美館前廳展出的比利時藝術家Wim Delvoye的作品《Cloaca》，顯然在主題呈現的營造上便略遜一籌，因為那看起來不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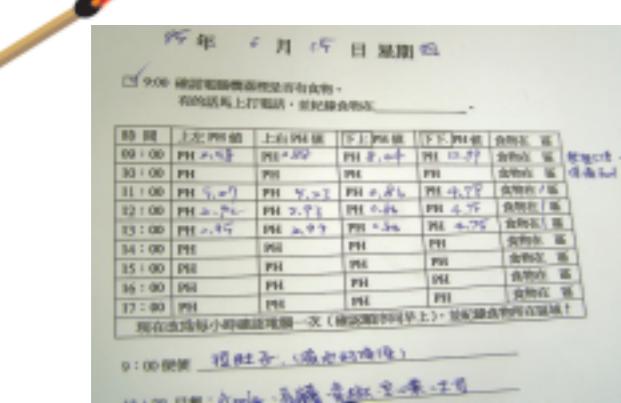
是「一坨屎」的事罷了。

Cloaca是Wim 模擬人體消化腸道的一組機器，它的任務是製造出「漂亮且成功的便便」。機器中被置入了跟人體一樣的消化媒介物，讓食物可以經過所有必經的消解程序與腸體蠕動。肚子餓，Cloaca會像哭鬧的嬰兒般不斷地閃爍著耀眼黃燈，餵食者必須依照藝術家的指示進行一場儀式般的餵食秀。Wim以如此謹慎恭敬的態度進行餵食，是為了讓觀者區分餵食Cloaca與餵豬的粗糙態度須有所不同，打破一般的慣性思考，認為「對待一組機器，你能有多認真呢？」

據藝術家解釋這組作品已經是第五代了，從第一代到第四代龐大的結構體；為了巡迴展，才研發到今天這組方便運送的可拆式直立機組。對研發「無用的」機器，Wim 同他的專業團隊樂在其中，並表示將



●藝術家Wim Delvoye與Cloaca在開幕時合影留念，露出了自信的微笑。(攝影：謝明宏)



●從工作人員的日誌中，不難看出其實Cloaca的身體並不好。(攝影：羅潔尹)

再繼續研發第六代、第七代…讓未來的Cloaca能更臻「完美」，頗有「便便製造達人」之志。理想上，在美術館展出的這組作品，於比利時完成後已通過三個月的實驗，便便比以往的機組更結實，也比較不臭，而這也是美術館願意讓它登門入室的主因。

美術館展出《Cloaca》的確是經歷了一場風險。在策展人與藝術家自信且肯定的笑容保證下，這組通過實驗的機器應該會表現極佳。但一個月的展出中，對Cloaca來說，卻像一場虐待浩劫，自開幕後就腹瀉不斷的它，每日早上10:30仍要應觀眾要求進行餵食秀，但結果卻讓入館觀眾大部份時間都看到它灑成一大片的噁心「拉稀物」。

我想，那些目睹現場的阿公阿媽們，他們的驚恐應該不亞於每日一早進展場清理的清潔阿嬌吧。

都是當代藝術惹的禍

自從不斷有名因為憂鬱症自殺後，人們便多少懷疑自己是不是也患有憂鬱症。到底什麼是憂鬱症？「都是基因惹的禍」(註)本書中解釋的倒很週到。它大致將憂鬱症歸因於人們大腦中釋放dopamine與血清張力素(兩種重要的快樂的神經傳遞物質)的細胞失去平衡，太快將它們收回，以致逐漸形成憂鬱症。

就視覺感官來說，欣賞英國十八世紀水彩大師透納(Turner, Joseph Mallord William, 1775–1851)讓人心情平和愉悅的風景畫，腦中釋放的dopamine雖然緩慢但卻持久，我們可以泛論它是藝術品中屬於「耐看」的典範。但當代藝術家對這種「平凡又簡單的快樂」似乎已不感興趣。要觀眾用大腦思考，要觀眾情感上的認同，要觀眾參與創作行為，這樣才能合乎他們要的「互動」原則。

許多當代藝術展覽往往在人們腦中激起短暫的興奮與快感，但刺激多次後，反而讓人們逐漸感到疲倦或煩躁。就像細胞在快感的給予後，未曾讓人有足夠的享受過程，就迅速收回而產生的失衡。接收過展品刺激的人們，在離開展場後可能總是沒頭沒腦地不知自己到底被什麼「電」到；這樣的參觀經驗，難道不會讓觀眾越來越憂鬱嗎？

像Cloaca這樣的作品，提供了觀眾短暫的驚奇的刺激，背後襯以隆重、耗時費力且所費不貲的正式展演模式，藝術家與策展人要說服觀眾與專業人員相信Cloaca的存在，無論是在實質功能或創作意念上，都該被視為價值不菲。然而，許多民衆並不熟稔當

代藝術的遊戲規則，因為創作者與作品間經常是「自己玩自己的」，也無法進一步提出可以說服人們接受的「藝術成份」。到底，藝術圈所唱的「藝術無所不在」或「藝術可以是任何東西」等高調，一般觀眾並不太容易領會，因為他們「沒練過」。

從第一代到第五代的Cloaca於世界巡迴展出過程中，在每個國家所引起的社會反應或現象，都被Wim 視為有趣的觀察對象。而觀眾的反應是被掌控在媒體或策展人手上的，因為不熟諳其它國家語言與社會輿情的比利時藝術家，在將作品送進一個陌生國度前，必須透過「中介人」較易融入，而後者便負責展出的形象包裝與媒體操作。提醒大眾Cloaca的便便是「高價品」是操作之一，因為它要製造傳奇(傳著傳著大家就開始好奇)。在網路上看到便便被當成大家都可收藏的當代藝術品買賣時，雖然讓人有些不以為然，但引起人們「炫翻了」或「很另類」等觀感，卻又可能是Cloaca從2000年起的世界巡迴展中，一邊接受社會不屑批評，一邊卻又被藝術圈與策展人捧為「極品」的主因吧？！

但面對美術館中的群衆，《Cloaca》的展出成功於否，應在於策展方式是否能成功將Wim Delyove要引起人們探討的社會問題與價值觀顛覆等議題，成功達到與觀眾的串連，而非展覽招致多少媒體的報導，或現場的餵食與出爐能否令人滿意而已。很可惜地，展出的機器並非透明結構，可以讓大家坐下來慢慢觀察內部的消解變化，而這極有可能是觀眾較能引起共鳴的部份；我想，應該沒有人會大老遠跑到美術館來

只為了看一坨「純大便」吧？況且，從觀眾的角度來看這件作品，每日10點半的餵食儀式，到幾小時後的成品出爐外，他們很難在Cloaca的身上看到其它更實際的藝術展演發生；而唯一可以參考，放在架子上的幾包「每日一物」，造型上也頗難與藝術扯上關係。

小結

翻閱Wim Delyove的專輯，他的作品《馬賽克》(Mosaics)，利用一條條便便拼湊成鑲嵌花紋，和用臘肉組合成的作品《大理石地板》(Marble Floors)一樣唯妙唯肖，表情十足。而他的《刺青豬》(Tattooed Pigs)，將豬麻醉後刺上圖騰或名牌商標，雖不人道但也成為他一時噪紅的主因。近期，除了Cloaca外，他也用X光機拍攝各式與性有關的照片，包括口交或性器官等。不去討論Wim是否有童年陰影或成長傷痕之類的話題，我們可以理解他這樣的藝術家，創作的主要目的不外乎是想引起社會輿論或藝術專業圈的話題與討論，面對他的作品，如果大家的反應太過「冷靜」或視為「理所當然」，就會違反他的遊戲規則。

像Wim這樣大量應用「挑釁」手法創作，在國際間的展覽中其實層出不窮。1996年曾在英國展出的徐冰作品《傳遞的案例研究》(A Case Study of Transference)，利用兩頭身上畫滿中文與英文的豬進行交配，來諷諭文化交流中強勢與弱勢的互動關係(公豬身上是英文，母豬身上是中文)，筆者認為該件作品比起Wim在豬身上無厘頭地烙印LV名牌花紋更是一絕，手法清楚明瞭，毋須多言便可直達溝通要脈。畢竟，「挑釁」只是一種手段，有沒有將話「撂清楚」則又是另一回事了。

太多當代展演想強調與社會「議題」脈動的重要性，如果議題能成功地繼續發酵，會帶動更多的新嘗試與下一個議題。然而，當下的台灣人，每天都透過媒體孵化出更多聳動的議題；如果藝術家或策展人想帶動的議題，在操刀模式上學習媒體的只著重「效果」，觀眾要怎樣去判別這些展出中的「藝術品」，跟他們每日所接觸的流行資訊到底有何差異？

有時候，當代藝術家一個很成功的創作意念，會敗在展出時的「傳達不完整」，不管是想說的話沒說清楚，或是說到一半突然嘎然而止，沒個交待，這些都會造成展覽讓觀者發悶，在判讀作品意義時逐漸失能，甚至誤以為美術館老在「惡搞」。如此，當觀眾面對作品逐漸失能的同時，美術館的社會教化也將逐漸失能；最後，Cloaca就真的不過是「一坨屎」的事罷了。



●週末的餵食秀，往往可以聚集相當多看熱鬧的人潮。(攝影：林秀眉)